

论《红楼梦》的警劝描写 与家族关怀

王富鹏

内容提要:对家族命运的关怀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这种思想在有关警劝的故事中有比较清楚的表现。秦可卿的原型应该来源于佛教故事中的锁骨菩萨,和文化史上男人邂逅的神女或神妓。秦可卿和警幻仙姑对宝玉的情色警劝有着使之归于礼义,并关注世道和家族命运的用意。她与贾珍的乱伦是马郎妇式的以淫止淫的情色警劝。秦钟对宝玉的诱导属于男色警幻。元春引导宝玉进入大观园的意淫警幻,是太虚幻境警劝的继续。这一过程也贯穿了引导、体验、醒悟的三部曲,在这一过程中宝玉对情有了深刻的解悟。情的探险者宝玉最终彻底醒悟了,但宝玉的情悟最终并没有由情色归于礼义和家族世道关怀,而是“由‘情色’归于‘空悟’”。

关键词:秦可卿 原型 神妓 锁骨菩萨 警劝 家族关怀

对家族命运的关怀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第

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云：“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①这段话不可仅仅看作是书中人物的感叹，一定意义上也是作者自己的心声。第七回“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作者借焦大之口痛骂宁府诸人：“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第七十四回探春警告众人：“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样的警告和痛骂更强烈地透露出作者对家族命运的关怀。

这几处是作者家族关怀思想的比较直接的表达。除此之外，这种思想在一些有关警劝的故事中也有比较清楚的表现，与秦可卿有关的警劝故事就是如此。

一、秦可卿之于宝玉、贾珍和王熙凤的情色、 富贵警劝

《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宝玉随贾母到宁府游玩，午后倦怠由侄媳秦可卿引至自己的卧室休息。梦中警幻仙子以仙茗、美酒、簿册、歌舞“警其痴顽”，又令自己“乳名兼美表字可卿”的妹妹与之成亲。读过《红楼梦》的人对这段故事大多都非常熟悉。就这一故事的用意，一直聚讼纷纭，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说法。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思考秦可卿这一形象的原型和她在《红楼梦》中的特殊功能。

秦可卿的原型应该与世界文化史上普遍存在的男人避

逅神女或神妓现象有关。弗雷泽等人认为,原始时代住在神庙里的女神或神妓们其情人或为神或为凡人。她能够激起所有男性的激情和本能。在罗马神话中内米湖附近的林中圣殿供奉着一位女神狄安娜和她的两位陪祀。陪祀之一是清泉女神伊吉利娅(有时译作埃吉利娅)。“传说这位仙女曾经是贤明的国王纽玛的妻子或情妇,他与她在圣林的深处幽会。正是通过这种神交获得了女神神灵的交流,使他得以为古罗马人写出那部罗马法典。”“埃吉利娅给予她国王丈夫或爱人纽玛的,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智慧和力量。”^②人类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写了神妓与一个野人交合的故事。“只见恩启都——那山里来的野人,和羚羊同把草吃……六天七夜他与神妓共处……但是(如今)他却有了智(慧),开阔了思路。”^③“处于蒙昧状态的野人恩启都经过同神妓(神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性爱结合,完成了精神上的发蒙启悟,成为一位有益于社会、造福于人民的英雄。”^④男人邂逅神女的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存在的。《穆天子传》叙述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西王母为天子谣曰:‘……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⑤《高唐赋》中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之后,宋玉写道:“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⑥神女或神妓施爱于男人,目的是启蒙发悟,以淫止淫,促使他们关注世务。所以罗马神话最后要交代纽玛为罗马人写出了那部伟大的法典;周穆王发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高唐赋》曲终奏雅,希望楚王“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野人恩启都也成了造福于人民的英雄。神女或神妓踪迹神秘,而秦可卿的从养生堂抱来的神秘身世正好印证了她的这一特殊身份。笔者虽然认为秦可卿的原型与这一现象中的神女有关,但是这所谓的

原型似乎让人感到有些遥远。那么,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没有更直接的原型呢?

王伯沆先生在《红楼梦》第十三回的批校中有这样一段眉批“阅是书者,皆以‘淫’为可卿罪,余独说不然。可卿来历已见宝玉梦中。警幻又云受荣宁二公之托,先导以情欲之事,使归于正,则可卿之至贾府是当机而来,非无因而来也。唐时有锁骨菩萨现淫女身而说法。又《西厢》云:‘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岂得以世俗贞淫论可卿哉?观有‘心愿未了’四字,明系入世说法,一片慈心,故有‘后悔无益’之警惕也。盲人且大着眼一看。”^⑦其实在王伯沆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洪秋蕃也说“开宝玉之淫者警幻也,不塞之而反开之,是以开为塞也。《龟台琬琰》载:马郎妇于金沙滩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淫念,是以淫止淫也。”^⑧如果按照洪秋蕃和王伯沆先生的说法,秦可卿的直接原型应该与锁骨菩萨大有关系。

锁骨菩萨的故事流传很广,最早散见于六朝时的笔记。最早完整地记录这一故事的是中唐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延州妇人》一文。文曰:

昔延州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瘞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之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瘞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⑨

佛经中说释迦牟尼有与常人不同的三十二相。其中第八相即为钩锁骨。骨节相钩犹如锁链。于是“锁骨”就成了得道成佛者的一种特征。“锁骨”证明了延州妇神佛的身份。《传灯录》所载与《续玄怪录》稍有不同。那女子由单身变成马郎之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掘之,乃锁子骨。与《续玄怪录·延州妇人》相比,《传灯录》的记述更明确了“凡与交者,永绝其淫”,这样的结果。《韵府续编》说马郎妇即观音大士之化身。这就更明确了马郎妇故事的警劝功能。延州妇或马郎妇的故事不断为后世文人咏叹或演绎,宋人吴文英、黄庭坚,明人余翹、冯梦龙等皆有与之相关的诗文。

马郎妇“施一切人淫”、“永绝其淫”,其旨即为“以淫止淫”,寄望于浪子回头。钱谦益《有学集》卷二十《李缙仲诗序》亦谓“流而后返”,“入道也不远矣”。^⑩这种以性止性、以淫止淫的警劝就如接种疫苗,为防止发病,先以少量的菌苗刺激肌体让它产生抗体,以免大量的细菌来袭时,因无抗体,而导致细菌在体内的泛滥。《华严经》云“先以欲钩牵,后令成佛智”。不过,“以欲钩牵”之后,能否止淫,还在两可,即便止淫,能否成佛智,也难确定。“大体而言,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诉诸邂逅女神原型主题所形成的情色启蒙的论述,其发展梗概,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种模式“由‘情色’归于‘礼义’;由‘情色’归于‘空悟’;由‘情色’归于‘慈悲’。”^⑪归于“空悟”和“慈悲”当属佛智,而“礼义”则属儒家之道。

前人多曾论述秦可卿和警幻仙子引宝玉梦入幻境,以使其警悟世间诸色皆属虚空。这些观点固然很有道理,但不少论述似乎都忽略了秦氏和警幻仙子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宝玉“由‘情色’归于‘空悟’”。《红楼梦》第五回交待

了秦可卿和警幻仙子施之于宝玉的情色之乐,其真正的目的是让宝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显然其目的与第一种模式比较接近,也即是由“情色”归于“礼义”以及对家族和世道的关怀。

从秦可卿引宝玉午睡的情节来看,其实,她一开始似乎即有引宝玉关怀世道的用意:

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先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甚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贾珍房间的布置很有用世之意。《燃藜图》系劝人向学,对联更是让人留心世道。秦可卿发现宝玉不会轻易就范,于是就把他带到自己颇为淫靡的仙境般的卧室中,引他入梦,历一番声色情欲之幻后,使之尽快醒悟。一些学者认为警幻仙子和其妹“兼美”皆为秦可卿在幻境中的投影,甚至认为警幻与可卿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的确,从功能上说二者可视作同一个形象。警幻仙子云:“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秦可卿和警幻仙子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是“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集宝钗之“鲜艳妩媚”和黛玉之“风流袅娜”于一体的“仙闺幻境之风光”也不过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对宝玉的这一警劝过程实际上是由秦可卿、警幻仙子和袭人共同完成的。醒来与袭人

同领云雨之事后,宝玉并没有真正“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尽管秦可卿和警幻仙子并没有真正实现让宝玉由情色而归于礼义,以及家族世道关怀的目的,但也不能说她们的努力完全失败。

情色需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肉欲或称色欲。沉迷于色欲(肉欲),即为色淫、皮肤滥淫,沉醉于对女人的痴情则为意淫。警幻仙子对宝玉的警示包括肉欲和痴情两个层面。宝玉虽然因为没有超越“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而堕落迷津,但与袭人初试云雨之后,还是完成了对肉欲的超越。警幻仙姑对宝玉的警幻是包括意淫的。她强调以男女感情为主的情是虚幻的。幻境中众仙姑的道号以及她们所辖各司之名,如痴梦仙姑、钟情大士、引愁金女、度恨菩提、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等,皆寓有情苦之意。“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亦因情而致。警幻仙子引宝玉看册、听曲,实为告诫他情之虚幻,以情苦、情悲来警其痴顽,冷却、消解他对女儿的痴情。

秦可卿对宝玉的警劝有着使之归于礼义,并关注世道和家族命运的用意。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目的更为具体:为贾府将来败落时谋求退路。这非常明确地道出了家族关怀的思想。秦可卿死时于王熙凤梦中,这样细细嘱托:

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久。若

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婶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秦可卿不厌其详地向王熙凤一一细嘱,她对贾家后世的关切之情真是让人感动。靖本脂批亦云“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⑫秦可卿虽梦嘱凤姐,但王熙凤却我行我素。秦可卿死犹不甘,以至幽魂拦路,责问凤姐。第一百零一回“大观园月夜警幽魂”王熙凤急急的向秋爽斋来:

将已来至门口,方转过山子,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儿一晃。凤姐心中疑惑,心里想着必是那一房里的丫头,便问“是谁?”问了两声,并没有人出来,已经吓得神魂飘荡。恍恍惚忽的似乎背后有人说道“婶娘连我也不认得了?”凤姐忙回头一看,只见这人形容俊俏,衣履风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里的媳妇来。只听那人又说道“婶娘只管享荣华受富贵的心盛,把我那年说的立万年永远之基都付于东洋大海了。”凤姐听说,低头寻思,总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婶娘那时怎样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云外了。”凤姐听了,此时方想起来是贾蓉的先妻秦氏。

秦可卿身歿数年之后仍不忘对王熙凤的嘱托,可见秦氏对贾府未来的关切,和秦可卿这一形象的警劝意义。

秦可卿嘱托王熙凤的警示意义是比较明确的,而秦可卿与贾珍乱伦行为的警示意义却几乎无人提及。这实际上

也是马郎妇式的警劝。对宝玉这样沉迷于意淫的人可以警之于梦中。而对于贾珍这样耽于皮肤滥淫之人的警示,则不可施之于幻境之中,而只能与之发生真实的肉体接触。秦可卿不但在现实中用肉体满足了贾珍最龌龊的欲望,而且还以死继之,促使他有所警醒。

作者对贾珍与秦可卿的乱伦行为采取了不写之写的手法。虽没有具体的细节描述,但是读者还是可以通过作者的迷离恍惚之辞知道乱伦事情的发生。第五回有关秦可卿的册子“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其判词云:“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第十三回秦氏死后,小说写道“此时贾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甲戌本回前脂评云:“封龙禁尉,写乃褒中之贬,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忍下笔也。”靖藏本回前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⑬甲戌本和靖藏本眉批在“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处批曰“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靖藏本眉批又云:“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甲戌本侧批在“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处批道“删却,是未删之笔。”^⑭除此之外,还有焦大“戏鸡”、“爬灰”的醉骂。这些文字都指向一个结果——乱伦。与梦中之事不同,乱伦之事在现实中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更是天大的罪过。因此,秦可卿在现实中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再者秦可卿在小说中存在的意义此时已经完成,继续存在下去已没有必要。相反,让她消失才更有意义。

贾珍是长子长孙、贾府宗族之事的管理者,世袭威烈将军。他对贾府未来命运的影响非同一般。因此对贾珍的警

劝也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秦可卿给予贾珍最龌龊的情欲满足,再以死亡继之,使之归于礼义和对家族命运的關注,这也符合马郎妇式的以淫止淫的逻辑。但可惜的是,之后贾珍并没有什么改变。

对于秦可卿筹划贾府未来,王伯沆先生云“看官试想,此种识见何等广远,何等亲切,而犹以‘淫’字归罪可卿,岂非瞎汉!”^⑤由秦氏为贾府的深谋远虑,我们可以推想她平时之于贾府家事的过人之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成为最受贾母喜欢和倚重的重孙媳妇。贾母对她的好感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她脾性和顺,尊老爱幼。张太医对她“心性高强,思虑太过”的评价,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佐证。第十三回贾宝玉听到秦可卿的死讯时,“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似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甲戌本脂批在此处说“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宝玉梦中的秦可卿兼有钗、黛之品性。这一“兼美”的名字也许透露出了她不但如黛玉之风流袅娜,兼万种风情,而且又如宝钗鲜艳妩媚,圆通世情,见识广远。对于贾府上下悲悼秦氏之死,王伯沆先生评曰:“是能于世间行佛事也。宛然佛灭时人天悲悼。”^⑥秦氏之于宝玉、贾珍、王熙凤等所做的一切,都不像是凡人所为。谓其原型与文化史上男人邂逅的神女(神妓)或佛教故事中的锁骨菩萨有关,也许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秦氏死后,贾珍用槨木棺材盛殓。贾政谓之“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王伯沆谓为“本非常人,所以可享。”^⑦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亲自致祭,贾赦、贾珍等请其回舆,北静王云:“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尘寰中之人也。小王虽上叨天恩,虚邀郡袭,岂可越仙輶而进也?”《红楼梦》叙事有所谓“以本回语注本回事”之法。以此而论,贾政所谓“非常人”、水溶所谓“已登仙界”之语,不也正好说明秦氏本非凡人吗?再举

一例:第五回宝玉进入秦氏卧室,说“这里好”。秦氏答道:“我这屋子,大约连神仙也可以住得了。”如果就“本回语注本回事”法观之,这不也暗示了秦氏原本就是仙界之人吗?

如上所述,有关神妓(神女)或锁骨菩萨的故事,可以说都在一定意义上包含着“以淫止淫”,促使关注世务的警劝功能。秦可卿对于贾珍、贾宝玉和王熙凤三人的警劝也都指向了同一个目的,即是贾府的未来。警劝宝玉和贾珍,虽然只是就其个人,但是他们二人的警醒,将会直接作用于贾府的未来。贾珍是贾府宗族之长、宁府实际权力的掌管者,宝玉是荣府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对凤姐的警劝更是为贾府的败落安排退路。也许从这个角度,作者对秦可卿的刻画才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更近距离地体会作者的用意。

二、秦钟引导下的男色警劝和 “风月宝鉴”的警劝意旨

秦钟和秦可卿是作者设计的两个具有特殊用意的人物。“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⑧此“情”,不但指一般意义上的感情和现代意义上纯粹的爱情,同时还包含着“欲”的成份。明清时期许多思想家和文学家,如汤显祖等人所说的“情”,就是如此。秦可卿、秦钟,谐音所指的“情”更多地是指包含“欲”在内的“情”,而非纯情,实际上就是“情”与“欲”这两个概念相关意项的叠加。“宝玉于女色,自幼亲近,且自秦氏房中暂睡、袭人试演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尚未沉溺,又有秦钟同学;从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宝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⑨

明清时期男风盛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认为“当

时的社会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变童等)相当宽容,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②同性恋自古有之,商周时期就有了这类的记载。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云:“杂说称变童始黄帝,殆出依托。比顽童始见《尚书》,然出梅賾伪古文,亦不足据。《逸周书》称‘美男破老’,殆指是乎?”^③春秋时期的“余桃”和汉代的“断袖”之说,可以肯定描述的就是这类事情。战国时期的龙阳君和安陵君更因同性恋而名垂史册。潘光旦先生考证认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④“在汉代,同性恋肯定多次流行过,特别是在六朝早期似乎极为兴盛,并在北宋时期(960~1127)也再度兴盛过。”^⑤资料显示,同性恋其实还是一个跨文化的现象,古今中外皆不乏其例。怀特姆认为:同性恋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⑥凯查多利也指出:“同性恋存在于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当中。”^⑦霍理士认为“它(同性恋)的散布极广,古今中外,不论在任何文明的段落里,都有它的重要地位”,“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有过同性恋的表现。”^⑧同性恋形成的原因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迄无定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里存在着男女两种本质,指出“一个人最终的性态度直至青春期后才稳定下来,其中宿因很多,我们未见得全能了解;有些是体质上的关系,有些则是环境的影响。无疑的在个别的例子里,常会有一两个因素特别显著,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⑨波斯菲尔德《性与文明》指出:“在男女青少年性器官发育成熟前,均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当事人不一定能意识到,根据环境的不同,确定进一步的倾向。青春期过后,同性恋倾向仍保留在人的性本能中,但在正常环境中,它或被压抑,或导向

其他渠道。”^②

基于以上认识,对于小说中有关贾宝玉同性恋行为的描写,读者也许就可以秉持一种比较平常的态度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实《红楼梦》明确写到了不少同性恋现象:如贾珍、贾琏、贾蓉、薛蟠、隆儿、寿儿、喜儿等人的同性性行为。作者对宝玉的同性恋行为的描写相对比较含蓄,如贾宝玉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之间的暧昧关系。第七回“不是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对宝玉与秦钟的同性恋关系有所暗示。第十五回更明确地写及他们二人的同性恋行为。秦钟与馒头庵的尼姑智能儿“情投意合”。为秦可卿送殡的路上,因暂歇铁槛寺,秦钟便得空与智能云雨共乐。宝玉撞见,“秦钟笑道‘好人,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了,你要怎样我都依你。’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帐,’”作者为了避开粗俗淫滥的细节描写,故借石头之口说“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姚燮在此处评论到“此烧饼帐也,吾已见其‘真切’,尚何疑之有?”“吾知之矣,明人不必细说也。”^③作者的不写之写,实际上指明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性行为。洪秋蕃评曰:“未见真切,不敢纂创。如此明显之事而亦必为含蓄之文,欲读者由此类推也。”^④秦钟死后,宝玉“日夜思慕感悼”,“李贵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归时犹是凄惻哀痛。”可见二人感情之深。

贾宝玉虽然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都有这种暧昧关系,但根据小说的描写,能够肯定的只有他与秦钟确曾发生过同性性行为。此后,宝玉与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之间只是惺惺相惜,亦可谓之“意淫”。如果说这是同性恋的话,也只能谓之“准同性恋”。贾宝玉虽有同性恋行为,但他与贾珍、贾琏、薛蟠等人的皮肤滥淫不同,他更多的

是保持在精神层面的感受 ,是对他们的欣赏。

综观宝玉与同性的暧昧关系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 ,秦钟实际上起到了诱导的作用 ,而且还使宝玉初试了同性的性行为。如果说幻境中秦可卿对宝玉的情色诱导 ,起到了以淫止淫的警幻作用 ,那么 ,秦钟的对宝玉的男色诱导和初试 ,实际上也一样起到了以淫止淫的警幻作用。就小说的描写来看 ,之后宝玉虽与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关系暧昧 ,却没有见到明确的性接触的暗示。秦可卿在完成其情色、富贵的警劝功能之后结束了生命 ,同样秦钟在完成对宝玉的男色警示之后也命丧黄泉。因此在警劝这一功能上 ,秦钟与秦可卿有着同样的意义。秦可卿与警幻仙子对宝玉的警劝是为了让他由情色归于礼义和对家族世道的关怀 ,而作者让秦钟对宝玉的警劝也有着同样的目的。秦钟临终之时 ,对宝玉有过一段忠告 :“‘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 ,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 ,以荣耀显达为是。’说毕 ,便长叹一声 ,萧然长逝了。”秦钟临终对宝玉的忠告不可泛泛视之 ,两相比较 ,秦钟的临终遗言与境幻仙姑“改悟前情 ,留意于孔孟之间 ,委身于经济之道”的说辞何其相似。而且 ,这段遗言还有着与秦可卿梦托王熙凤的忠告一样的用意。秦氏姐弟命终前后分别向书中男女主角提出自己的忠告 :一个就赫赫扬扬的贾府最后的结局 ,一个就小说的第一主角——贾府最重要的继承人的前途。因此可以说秦钟的诱导和忠告 ,其最终旨归也是以欲止欲和对世道家族的关怀。

如前所述 ,秦氏姐弟是两个具有特殊用意的人物。至第十六回宝玉进入纯情的大观园之前 ,姐弟二人对宝玉的“皮肤滥淫”的警劝过程已经结束。至此他们存在的意义不但已经完成 ,而且在现实的层面上姐弟二人都犯了一个“淫”字 ,且有“滥淫”和“诲淫”之嫌 ,因此在这个重要的转

折点上,让他们命丧黄泉,也就正当其时了。

秦可卿的情色、富贵警幻和秦钟的男色警幻,在小说表现警幻这一题旨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关目。在秦氏姐弟警劝故事发展的过程中,插入的贾瑞与凤姐的故事,其警劝的用意则更为明确和广泛。

贾瑞贪熙凤颜色,心生淫念。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把贾瑞狠狠地戏弄了一番,致使他“梦魂颠倒,满口乱说胡话”,染病几死。跛足道人“取出一面镜子来”送与他。此是“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风月宝鉴”。并嘱他“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但贾瑞耐不住诱惑,偏偏看其正面。

从第十到第十三回写秦可卿因淫而丧,却在第十一、十二回夹写贾瑞之死,其死因亦是犯淫。一男一女皆因淫而丧,对照而写,其情色警幻意旨再清楚不过。对这一故事乃至全书的警劝之意,脂评多次点明。己卯本和庚辰本夹批在“取出一面镜子来”处评道“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己卯本等脂评在“千万不可照正面”处云“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③戚序本在“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处,脂批云:“所谓‘须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蒙府本在“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处批曰:“这是作书者之立意要写〈惜〉[情]种,故于此试一深写之。”^④己卯本等脂批在“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处云“观者记之。”^⑤戚序本回后评道“贾瑞一起念,及至于死,专诚不二,虽经两次警教,毫无翻悔,可谓痴子,可谓愚情。相乃可思,不能相而独欲思,岂逃倾颓?作者以此作一新样情种,以助解者生笑,以为痴者设一棒喝耳。”^⑥

这一故事虽与对宝玉的警劝无关,但对小说警劝主旨的说明却是相当重要的,毫无疑问它明确了,而且强化了这

部小说的警幻意蕴。总之,这些警劝故事,尤其是秦氏姐弟的情色警幻都关联着作者的世道家族关怀。

三、大观园中的“意淫”警劝

明中叶以后包括男女情欲在内的人性开始觉醒并得到张扬。这一思潮极度张扬之后,男女情欲之事实上已趋于泛滥。无论男女之欲的泛滥,还是男女之间过度的痴情,实际上都可称之为“淫”。在现实当中,无论“情”还是“欲”都不可太过,都需要理性的节制。“汝今独得此二字(意淫),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按照警幻仙子的说法男女之欲的泛滥称之为“皮肤滥淫”,男女间过度的痴情即为“意淫”。警幻仙子对于宝玉的警醒包括皮肤滥淫和意淫两种。对于宝玉而言,则主要是警其意淫。

小说第六回至第十六回,对宝玉等人所进行的主要是“欲”的警劝。秦可卿和袭人让宝玉体验了男女之事。经秦钟引导,宝玉又体验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经过警幻仙子和秦氏姐弟的警劝,宝玉实现了对皮肤滥淫的超越,但是对其意淫的警劝则没有完成。宝玉最终还是堕入迷津。

第十六回之前,描写了宝玉对欲的探索和体验。第十六回进入大观园之后宝玉就开始了痴情的探索和历险。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第五回太虚幻境警劝的继续。宝玉得与众女儿一同搬进大观园,完全是出于元春的旨意。因此这一警劝过程的引导者实际上就是姐姐元春。元春接替了警幻仙子没有完成的工作。从年龄和身份来说,贾元春都具备引导者的资格。其间,她密切关注着大观园中宝玉的成长,以期宝玉能“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在这个集富贵场和温柔乡于一体的大观园中,宝玉得

与众女儿们耳鬓厮磨,他多方面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与众女儿们一起斗草簪花,饮宴欢歌,无所不为。在大观园中他充分享受到了与众女儿一起欢乐的时光。他称心如意,高兴得手舞足蹈。关心、体贴每一位女孩子,“把心使碎”,同时也从这些女孩子身上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宝玉对女孩子们的关怀可谓细致周到,全然忘我。他尊重每一位女孩子,为她们的痛苦而痛苦,为她们的欢乐而欢乐,对她们体贴、爱怜、关怀,无微不至。他天性中生成的那一段痴情,在大观园中找到了最称心如意的体贴对象。

大观园中的生活不仅仅有欢乐,同时也有痛苦。宝玉不但体验到了意淫的欢乐,同时也领受到了这其间的不尽人意之处。大观园中的意淫生活让他不断有所醒悟。搬入大观园,宝玉情的探险过程是比较顺利的,顺利地走向第三步——醒悟,向着对情的彻底解悟发展。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由于他与湘云、黛玉等人的纠纷,对情开始有所解悟。《红楼梦》第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和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宝玉被龄官对贾蔷的痴情深深打动,对情有了更深一层的悟解。他原曾奢望的女孩子们的眼泪,这时方知自己不能全得,“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后来,大观园中变故迭起。迎春误嫁、晴雯冤死……,一系列变故使宝玉在心理上受到重创。宝玉温柔乡中的意淫探险,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恶梦。黛玉钗嫁,妙玉被劫之后,宝玉终于梦醒。他“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来,想到庄子上的话,虚无缥缈,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不禁的大哭起来。”此前他与众女儿们的一切欢声笑语,直如一场春梦。到第一百一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他终于大彻大悟。这一警幻、解悟的过程,也贯穿了引导、体验和醒悟的三部曲。在这一过程中,宝钗、袭人等在旁也不失时机地进行规劝,提醒他不要在女儿身上过于

用心,摒除对女儿的这份痴情。事实上,宝钗、袭人的规劝也是这一警劝不可或缺的部分。

情的探险者宝玉最终彻底醒悟了,不过这一醒悟却背离了姐姐元春的初衷,也辜负了宁、荣二公“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期望。宝玉的情悟最终并没有由情色归于礼义和家族世道关怀,而是“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由‘情色’归于‘空悟’”。

江顺怡在《读〈红楼梦〉杂记》说“《红楼梦》,悟书也。”^⑤这一论断颇有道理。《红楼梦》不但描写了宝黛的爱情和贾府的衰败,更详细地描写了宝玉情悟的过程,以及对贾珍和凤姐的警劝。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说“开口便说渺茫,见作者曾经梦幻;入手先辨真假,怕后人不解荒唐。谁谓《石头记》非醒世书?”“悟书”、“醒世书”,其语虽殊,其义则同,道出了《红楼梦》的警世和醒世的目的。无论小说对贾府衰败、宝玉情悟的描写,还是对贾珍和凤姐的警劝实际上都关联着作者的家族关怀。事实上,对家族命运的关怀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正是由于其强烈的家族关怀,作者才谆谆警劝宝玉、贾珍和凤姐,通过整部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警劝的故事。

注释

- ① 曹雪芹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7-18页。以下《红楼梦》引文未作特别说明者均出于此书。不再注明。
- ② [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6、225页。
- ③ 赵乐甡译《吉尔伽美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21 页。

- ④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版，第 380 页。
- ⑤ [晋]郭璞注《穆天子传》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 页。
- ⑥ 宋玉《高唐赋》。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版，卷十九，第 267 页。
- ⑦ 王伯沆《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 月版，145 页。
- ⑧ 洪秋蕃《红楼梦抉隐》第五回评。见冯其庸纂校订定《八家评批红楼梦》上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137 页。
- ⑨ 李复言《续玄怪录·补遗》，中华书局，1982 年 9 月版，第 195 页。
- ⑩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李缙仲诗序》，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 ⑪ 见张淑香《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大中文系，1996。第 24 页。）。转引自 2004 年 9 月 2 日提交的“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主持人郭玉雯的成果报告《红楼梦与女神神话传说——秦可卿篇》第 9 页。
- ⑫⑬⑭⑮⑯⑰⑱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版，第 233 页、第 233 页、第 235、237 页、第 230 页、第 231 页、第 232 页、第 232 页。
- ⑲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6 页。
- ⑳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7 页。
- ㉑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9 页。
- ㉒ 姚燮《红楼梦总评》，见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

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66 页。

- ①⑨ 王希廉第九回回评。见冯其庸纂校订定《八家评批红楼梦》上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210 ~ 211 页。
- ②⑩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版,第 73 页注释。
- ③⑪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华夏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273 页。
- ④⑫ 转引自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年 1 月版,第 20 页。
- ⑤⑬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版,第 67 页。
- ⑥⑭ 怀特姆《男同性恋的跨文化相似性:从跨文化研究获得的推测性结论》,见《性行为档案》,1983 年总 12 期,第 207 ~ 226 页。转引自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年 1 月版,第 7 页。
- ⑦⑮ 凯查多利《人类性行为基础》,CBS 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 329 页。转引自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年 1 月版,第 7 页。
- ⑧⑯ 霍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 年 1 月版,第 282 - 283 页。
- ⑨⑰ 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1986 年 2 月版,第 50 页注释。
- ⑩⑱ 波斯菲尔德《性与文明》,第 94 页。转引自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8 ~ 29 页。
- ⑪⑲ 见冯其庸纂校订定《八家评批红楼梦》上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300 页眉批和侧批。
- ⑫⑳ 见冯其庸纂校订定《八家评批红楼梦》上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305 页。
- ⑬㉑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64 年 1 月版,上册 205 页。

(本文作者:广东省韶关学院文学院,邮编:512020)